

《三字经》

主要角色

罗英：老生

温韬：净

关卞：丑

情节

临淮骑都尉温韬，一日得节度使罗兆威来信，令其拿捉一不第举子罗英，嘱即枉法办罪，以洩私愤。岂知温韬却是一目不识丁的小军阀，手下亦然。拿了此书，犹如老学究见了英文信函一样，当场只好含糊过去，但苦无师爷。故退堂以后，仍旧不知此信中是合云云。于是乃命千总官去找寻一个幕宾。适有一不第举子，在外卖字。千总遂请他到衙。温韬却还要假充行家，先盘问这举子的学问。举子早知其为没字碑，遂有意戏弄。这温小军阀，听说到这人熟读《三字经》，那时不由得心中钦敬，然却还有些不敢信任，必须请这人把《三字经》讲演一遍，方可任用。那举子心中好笑，遂将《三字经》中句子，编成一段滑稽故事，句句用《三字经》句子嵌入，信口开河，说得天花乱坠，真是挖苦得不小。到后来温韬把这信请他念看，谁知这信中所要捉的人，就是这位举子。这举子遂一派胡言，把他哄过，而自己的一场大祸，顷刻之间化为烟消火灭矣。

注释

《三字经》一剧，沪上听戏者向不甚知，亦不甚重视。良以此戏精神，全在说白。盖以《三字经》中成语，嵌入说白中，为生角之滑稽戏。细细玩味，自颇堪发喙。从前赵如泉、潘月樵等，虽亦曾偶一演做，但以南人之于戏，本只重看不重听；既有知听者，亦只在听唱而不能听白，故而不能哄动。近自马连良来沪，演唱数次，始有知贵之者。盖近来沪人听戏之程度，亦较前进步故耳。此戏在北京，时常见之。昔张胜奎最得盛名。谭老班亦曾演过，但以其他著名之戏占多数，故此戏亦不甚得名。按此戏宗旨，为讥笑武人不识字。

根据《戏考》第三十七册整理

【第一场】

(关卞上。)

关卞 (念) 人情如水急，世事如棋更。
(白) 下官关卞，官居临淮营千户司。我有一故友温韬，出任骑都尉，作我的上司。须当辕门侍候。鼓角声高，大老爷升堂来了！

(温韬上。)

温韬 (引子) 剑气冲牛斗，指日盼封侯。
(念) 面带三分勇，胸藏百万兵。既封为大将，何必问出身？
(白) 下官温韬，在冀王李谋正帐下，屡建奇功，出任骑都尉，镇守临淮。哈哈，可谓不在此身也！

(旗牌上。)

旗牌 (念) 为求民事，特寄私书。
(白) 来此已是，门上有人么？
关卞 (白) 什么人？
旗牌 (白) 节度使罗大人差官要见。
关卞 (白) 节度使罗大人差官要见。
温韬 (白) 传。
关卞 (白) 老爷传见。
旗牌 (白) 有劳。
参见老爷。
温韬 (白) 少礼。奉何人的差？
旗牌 (白) 奉节度使所差，有书信呈上。
温韬 (白) 千户念来我听。
关卞 (白) 诺，来，拿去念来！

旗牌 (白) 旗牌不识字。
 关卞 (白) 大老爷，旗牌不识字。
 温韬 (白) 身为千户，连个字也不识。需要学习学习才好！
 关卞 (白) 大老爷请看。
 温韬 (白) 拿来。哑，原来如此。差官回去，拜上大人，我这里照书行事。
 旗牌 (白) 我家大人吩咐：要封回书。
 温韬 (白) 此乃机密大事，你先回去，随后就有书信到来。
 旗牌 (白) 小官告辞。
 (旗牌下。)
 温韬 (白) 有事无事？
 关卞 (白) 无事。
 温韬 (白) 老卞随我后堂问话。退堂。
 老卞一旁坐下。
 关卞 (白) 大老爷在此，哪有小官座位？
 温韬 (白) 你我乃是旧交，坐谈不妨。
 关卞 (白) 小官谢坐。
 温韬 (白) 老卞，你好岂有此理！你明知我不识字，叫你念书，你倒反叫我看！
 关卞 (白) 大老爷知道的，小官是功马出身，未曾读过诗书。我只道大老爷升了官，必然福至心灵，故而讲书呈上。
 温韬 (白) 我哪里认识字？还不是旧时一样。
 关卞 (白) 方才大老爷看了书信，之乎者也，到底信上面为的何事？
 温韬 (白) 我哪里晓得？不过一时随机应变，打发来人去了，再想法儿。
 关卞 (白) 到底大老爷的天才，要是小官就露了相了。
 温韬 (白) 话虽如此，不知这书中到底为了何事？
 关卞 (白) 这倒不难。就在营中，招一个识字的兵丁进来，一念就晓得了。
 温韬 (白) 好不好，方才我装作认识字的模样，如今又传识字的人进来，若被他们晓得你我不认识字，以后焉能约束他们？
 关卞 (白) 这倒难了。
 温韬 (白) 我闻得古人，有入幕的宾友，如今我身为临淮都尉，也当招个幕宾。帮办帮办，就不露相了。
 关卞 (白) 这个主意倒好。快命人去寻找。
 温韬 (白) 别人前去我不放心，就烦老卞前去。
 关卞 (白) 遵命。
 (关卞、温韬同下。)

【第二场】

(罗英上。)

罗英 (念) 堪怜今古谁英雄，浪迹山川事业空。纵有文章倾宇宙，依然辜负落江东。
 (白) 我，罗英，江东人氏。往长安赴试，不想朝中一辈庸臣，扰乱国政。是我不第而归。可笑淮北节度使罗兆威，一个反复小人。倒知文学，集诗百首。明月透江东，可耻可笑，竟要与我同宗联谱！被我痛骂他一场，改名而逃，一路盘费全无，只得提笔卖字。行来已是临淮地方。家乡在迩，正好趲行。
 (西皮原板) 天地间古今事令人难料，
 也不知埋没了多少英豪。
 又被这无情的日月催老，
 倒不如趁时光沽酒逍遥。

(关卞上。)

关卞 (白) 你做什么的？
 罗英 (白) 有招牌。
 关卞 (白) 到底做什么的？
 罗英 (白) 我是个卖字的。
 关卞 (白) 卖字可会写字？

罗英 (白) 不会写字，卖什么字？
 关卞 (白) 会写字可认识字？
 罗英 (白) 不识字焉能写字？
 关卞 (白) 请问先生，哪道而来？
 罗英 (白) 实不相瞒，我是个落第的举子，只因断了盘费，故而提笔卖字。
 关卞 (白) 先生你来着了。我家大老爷，要聘个幕宾师爷，你可跟我前去。
 罗英 (白) 幕宾只有聘请，不能跟你“前去”。
 关卞 (白) 我们武将家说话，是直爽的。要去便去，不去就拉倒。
 罗英 (白) 说得倒也好爽快。我便跟你前去。
 关卞 (白) 随我来。我惯做先行，
 罗英 (白) 师爷随后跟。
 关卞 (白) 无意得幕友，
 罗英 (白) 不第遇将军。
 关卞 (白) 到了。少站一时。有请大老爷。
 (温韬上。)
 温韬 (念) 方知大钺斧，不及小毛锥。
 (白) 老卞，幕宾可曾招着？
 关卞 (白) 招着了。
 温韬 (白) 叫他进来。
 关卞 (白) 是。
 先生随我进来。见了大老爷要磕头。
 罗英 (白) 哦唷，幕宾扫地，将军请了。
 温韬 (白) 吓，哪里来了一个野汉？见我不拜，向我拱手。
 罗英 (白) 江东举子，因不第而归，故而颠之倒之。
 温韬 (白) 难怪你是个落难举子，连个礼都不知道吗？
 罗英 (白) 昔日商阳酒徒，不拜汉高祖。何况将军，请我以为幕宾，既无下拜之理。
 温韬 (白) 看你行相平常，谅必不通文墨，焉能做得我的幕宾？
 罗英 (白) 将军的幕宾，非我能做。若说不通文墨，此何言重！怀揣四书五经，何以对答足下？
 温韬 (白) 你说此话，就是假斯文。
 罗英 (白) 怎见假斯文？
 温韬 (白) 你可晓得这四书五经，是哪个做出来的？
 罗英 (白) 哈哈，这倒要请教将军。
 温韬 (白) 乃孙武子做出来的。我们武将用兵要法，想你们文人须讲三经，方能会攷。
 罗英 (白) 我倒不知道什么叫“三经”。
 温韬 (白) 老卞，他连三经都不知道。
 待我来告诉你听：这三经，就是小孩子上学头一本念的那三经。
 罗英 (白) 哦，这是《三字经》，我都烂熟的了。
 温韬 (白) 怎么，《三字经》你都熟的了？好，你将通本《三字经》，讲出道理，我请你做幕宾师爷，分外看重。
 罗英 (白) 要我讲《三字经》，要一个座位，还要好茶一壶。
 关卞 (白) 大老爷，要他讲书，他要一个座位，还要好茶一壶。
 温韬 (白) 暂且叫他坐下，讲得好，有茶吃；讲得不好，连冷水也没得吃。
 关卞 (白) 先生那旁有坐，讲得好，有茶吃。
 罗英 (白) 看此情形，多是不通文墨的。待我来讲他们戏耍一番。
 (念) 师友从来重典型，传呼四座几人听。当年路走不相识，谅必不通三字经。
 (罗英拍响木。)
 关卞 (白) 这做什么？
 温韬 (白) 他们讲书的规矩。
 罗英 (白) 话说盘古圣人之后，出了一家贤人。
 温韬 (白) 贤人是哪个？
 罗英 (白) 名叫“人之初”。他有一兄弟，名叫人之伦。虽在一母同胞，却是性情个别。何以呢？人之初是个有名的贤士，故而“性本善”；那人之伦是个不中举的神

童，他就“性乃迂”了。弟兄却有一点好处。

温韬 (白) 怎样的好处？

罗英 (白) 却是“兄则友，弟则恭”。这一日，人之初向人之伦言道：“兄弟，你我‘朝于斯，夕于斯’，也非了局。需要做件事业，‘光于前，裕于后’，方称得‘为人子’。人之伦言道：“兄长这一番话，教训的极是。弟岂不知‘勤有功，戏无益’？想我们读书人，市面上做买卖，一些些也不懂。小弟如今要出外去处馆。”人之初一闻此言，请了个得力的朋友，商量他兄弟坐馆的事情。你道他朋友是谁？

温韬 (白) 是谁？想必也是一个读书人。

罗英 (白) 就是那“苏老泉”。老泉来到人之初家中，人之初就将人之伦处馆之事，与他一说。那苏老泉言道：“倒巧得很，正有一家要请先生。我将令弟就荐往他家去吧。”

关下 (白) 倒巧得很。一想出去教书，就有人要请先生。怎么你老先生出来了长久，没有人请你去？

罗英 (白) 哦！

温韬 (白) 老下，不许多说，静听他讲！

罗英 (白) 他将人之伦，荐到“窦燕山”家中去“教五子”。当时讲明每年二十四两银子，三两银子节敬——每年二十七两。这叫做“苏老泉，二十七”。

(罗英稍顿。)

罗英 (白) 苏老泉去后，言道：“少时自有关书请帖，到来相请。”那人之伦就准备琴棋书箱，衣被行囊。弟兄分别，人之初嘱咐人之伦，“兄弟此去，‘凡训蒙，须讲究’，不要耽误人家子弟。”人之伦言道：“兄长，弟此去定要‘扬名声，显父母’”。不说兄弟分别，单说那窦燕山，是个“有义方”的人，闻得人之伦到他家处馆，要办丰盛酒筵接风。打听得“香九龄”，会办“能温席”。着人招香九龄前来，办一桌能温席。香九龄言道：“这桌能温席，我一人办不来。”请了“唐刘晏”来管账，唤了“大小戴”来打杂。他们一辈人就忙起来：奔到“曰南北，曰西东”，办到“曰水火，木金土”；各样家伙，就是“玉不琢，不成器”；悬的灯亮，“如囊萤，如映雪”；办的佳肴，“马牛羊，鸡犬豕”；饭食，尽都是“稻粱菽，麦黍稷”；唤了些歌伎，唱的是“匏土革，木石金，与丝竹，乃八音”。

温韬 (白) 这桌能温席，好丰盛吓！想我弟为这大的官，不要说吃它，连看都没有看见过！人之伦这小子好造化吓！以后怎样呢？

关下 (白) 大老爷，他讲得很快，都是你老爷打断他的话头。

温韬 (白) 哈哈！你倒埋怨起老爷来哩！别胡闹，听他讲来！

关下 (白) 是是，先生请讲下去。

罗英 (白) 那窦燕山见能温席有了头绪，就着人下贴请客。家中无有闲人，也罢，就命“融四岁”去请罢！缘何用一小子前去请客？因为他四岁就“能让梨”，是很能干的。故而命他前去。谁知到底是个小孩子，他跑到人之初家中，将他家“高曾祖，父而身，身而子，子而孙，自子孙，至元曾，乃九族”的人，都请来的了。窦燕山将这桌能温席，摆在“此四方，应乎中”的一点地方。大家你推我让，让过不了。窦燕山一看，人多嘴杂，必要一个好嘴客。再三寻不出一个人来。没法子，遂将“我周公”他老人家请来。我周公来到此四方，这些人见了礼，“长幼序，友与朋”，大家就坐了下来。我周公坐在席上，“讲道德，说仁义”。此日再定了各班演戏，唱的是：“五霸强，七雄出”，“王莽篡”，直唱到“光武兴”打止。这才是“述圣言，礼乐备”。

大老爷，你道这能温席，吃了几时？

温韬 (白) 这桌能温席，吃得好热闹！一天吃不了，怕要二天吧！

罗英 (白) 哈哈，大老爷太小觑这能温席了！

温韬 (白) 什么？二天都吃不完么？

罗英 (白) 这样能吃得完？直吃了个“曰春夏，曰秋冬”，整整的一年，这才酒干席散。那唐刘晏与香九龄，收聚家伙，算算账目，从“一而十，十而百。百而千，千而万”。开账出来要钱。

温韬 (白) 吓吓吓！怎么一席酒要许多铜钱？

关卞 (白) 大老爷怕做了一年的大老爷，也没有这末的许多铜钱。
 温韬 (白) 胡说！听他讲。
 关卞 (白) 是是是。
 罗英 (白) 窦燕山看完账目，大发雷霆，说道：“一桌能温席，用不了许多银子。你莫是开了我的花账？可能对着‘三光者，日月星’赌个咒来？”香九龄与唐刘晏说道：“好吓！我们为了你一桌能温席，‘如负薪，如挂角’，整整的吃了一年的苦，分文未取，反说我们开了花账，还要赌咒！”他二人一怒，就去叩了阍了。你道他在哪里告？从“自羲农，至黄帝”，一直到“十八传，南北混”止。打了有几千年官司。不曾落案。朝廷无法，打法钦差审理此事。你道钦差是谁？就是“若梁灏，八十二”岁。奉旨出京。他还带着上路。大夫人“蔡文姬”，二夫人“谢道韞”。因“彼女子，且聪敏”，故而带出办事。哪知若梁灏年老糊涂，庇护窦燕山，将香九龄、唐刘晏带上堂来，不由分说，一个“锥刺股”，一个“头悬梁”，严刑敲打，吓得衙门隔壁，“昔孟母”搬到了“择邻处”去了。
 人之初见官司不能落案，将他们两面说合，那窦燕山情愿罚出“犬守夜，鸡司晨”，“蚕吐丝，蜂酿蜜”，百对“人遗子，金满赢”，才得这场官司了解。人之初说道：“为人必须‘戒之哉，宜勉力’”。
 《三字经》完了！
 关卞 (白) 大老爷，卑职偌大年纪，才听了一本《三字经》，把我的聪明孔都讲开了！
 温韬 (白) 难得这位先生，与你开了聪明孔。有封书信在此，请先生观看。
 (罗英接书信。)
 罗英 (白) 待我看来：
 淮北节度使罗兆威，书至临淮温公麾下：因敝同宗罗英，持才巧貌，不第而归，必从临淮而下。望乞借住，一并押送淮北。感恩之至，不宣。
 原来如此！
 温韬 (白) 老卞，书信上面可是有个“原来如此”。可有此人？
 罗英 (白) 有的，此人才高智广，闻得他早往关外去了。
 温韬 (白) 就烦先生写一封回信。
 罗英 (白) 使得。
 温韬 (白) 老卞，命你去着人来，办一桌能温席！
 关卞 (白) 没有香九龄，也办得能温席么？
 温韬 (白) 办不了也罢，就把烂猪头，请先生后衙饮酒。
 罗英 (白) 多谢贤东。
 温韬 (白) 正是：
 (念) 贤士嘉宾处处有，相逢得意最难求。
 罗英 (念) 多蒙贤东情义厚，三生有幸吃猪头。
 温韬 (白) 好个“吃猪头”！老卞一同来吓！
 (众人同笑，同下。)
 (完)